

音樂專欄



高祖馬上得天下，不事詩書，狎易諸客，慢侮儒者（解冠溺渡）；踞床洗足罵臯生為豎儒，怒械擊辱劉敬為齊虜；戲傷夏侯嬰，追騎問昌頤，不令蕭何追韓信，罵之又罵，不顧韓信為假齊王，一罵再罵。如此怠慢無禮，士之廉節自厲者，當然不會歸向他，所以，投來的都是些「頭鈍嗜利無恥之徒」，因此，廿二史劄記東漢功臣條評說：「西漢開國，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！」

光武少時於長安受尚書，後來東征西討，席不暇暖，猶復投干講藝，息馬論道。視朝之餘，亦引公卿郎將，講論經理，夜分就寢，迄死不疲。其性溫文儒雅，謹厚待人；曾宛謝更始迫害伯升之計，笑對諸將與殉成陽之志。光武如是好學尚禮，擇君之臣當然很樂意的歸依於他，所以趙翼在廿二史劄記東漢功臣條上說：「東漢中興，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。」

一代政局與庶事規模，基於政治中心人物者，「理有固然矣！而崇替去來之甚者，必唯寵惑乎？當其接床第，承恩色，雖險情實行，莫不德焉！」（後漢書郭皇后紀贊），所以中宮的影響，也要稍加注意。何況「呂后雅故，推穀高帝就天下」（史記劉燕世家），陰后美人，素為光武所喜悅。二氏的門第品性，其影響及於漢局的，也略略可以看出一點端倪如下：

呂后係出無賴避仇的呂公，為人剛毅，佐高祖定天下，所誅大臣，多出其力。如酈殺趙王如意，斷戚夫人手足，幽殺少帝恭，王諸呂，殺韓信，殛彭越，矯制以令天下，種種事情，不一而足。（史記高祖本紀，呂后紀）陰后那里良家，歸自微時。光武因他雅性寬仁，欲崇以尊位，他固辭不願，以郭后有嗣，終不肯立，及在位，恭儉少嗜玩，性仁孝，多矜慈，懿行很多。（後漢書陰后紀）

總上以觀，宜乎兩漢的局量不同，一則波瀾壯闊，一則氣宇謹嚴。以言文化，兩漢子長之文，相如之賦，發揚蹈厲，頗有「縱橫」之遺風，東漢張衡混天儀，張機傷寒論，事理精確，深具「科學」的條理，兩漢經學，多治經文，上承諸子，意在致用。東漢經學，崇尚古文，下開樸學，意在求真。以言武功，則東漢邊防，未遑發展，而西漢國威，磅

磅發皇，以言風俗，兩漢之末，士人多歌功頌德之徒，東漢之季，諸生盡微言深論之輩。如果再進一步觀察，則尤見「一多駢弛之流」，「一多節義之士」的更大的不同！

總而言之，皆創業之主的一時好尚，子孫則而像之，因循因緣，那就好像影響之隨形聲一般了。現在，我們高談中興，於史事的鑒往知來處，若肯稍稍用心，當能增加信心不少，這也即是筆者抄錄此一舊文的初衷！

（附記：此一筆記短文所引，大抵正史原文，僅加上極少的幾句衍文，或極少的幾個「的了嗎呢」。足證前代之文至於其極者，實在和另一時代表示意思的話語，距離不會太大，雖然，我們中國的話語，歷代也多少有些變遷。但並非如時下一些人，特別是胡適之先生等等所想像的那樣子「甚」！

又，董仲舒的一孔文化運動，於兩漢格局的差異，決非僅居於「原因的」那一部分，它只是因果關係中的一卓特表現而已）。

